

詩語背後

側耳猶聞西水謠(續)

講了這麼多，該說說功課的事了。英語班是按文科安排教學的，主課是英語，還有語文，每天都要上。其他課程每周一兩節，三四節不等，大致分為三類：一是擴大知識面的政治、歷史、地理，二是師範學校必開的教育學、心理學，三是旨在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音樂、體育、美術。

我的體育最差，音樂次之，美術是長項。其他各科成績尚可，偶爾也能考個前幾名，但並不冒尖。其中，英語和語文比較突出。英語老師徐遠秀曾問過我有什麼好的學習方法，可能是看我平時不拉嘍的，考試成績還不錯。語文除了讀的書比較多，偶爾也有作文被當做範文在班上朗讀。恰恰是這兩樣東西，對我後來的人生產生了重要影響。

我們那個年代，一個人如果不是科班出身讀到博士畢業，磕磕絆絆，不知要跨過多少道門檻，而英語是最大的攔路虎。我卻受益於此，一路過五關斬六將，都沒有在英語上花時間。英語是幫助我成長的有力工具，而且成了探索外部世界的橋樑。迄今我還堅持每天讀一段英文，不問目的，只管過程，定以感恩之心相伴終生。

語文的影響也這樣，一輩子同文字打交道，不但成了求生手段，更是生命存在的形態。讀書被置於諸般愛好之首，寫作須臾不可離得。出於工作需要和個人愛好，從學術論文到工作報告，從社論評論到領導講話，再到詩歌散文，各種文體自由轉換，無縫銜接，用在其時，亦樂在其中。

關於飢餓和美味的記憶，也是一件大事。家裏每月給5至10元零花錢，包括買牙膏香皂洗衣粉等生活必需品，去公共浴室洗澡，看戲電影(每張票1角左右)，回家買車票等。剩下的錢都用於填肚子了。迄今還清楚記得當年西陽縣城食品價格：豆豉，每個3分錢；米豆腐，每碗5分錢；饅頭，每個6分錢；小麵，每碗1角3分錢；大肉麵，每碗3角錢……寫到這裏，饑涎欲滴。

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天晚自習後都要去學校對面的小店吃一碗小麵。對10幾歲的半大小子，那一小箸麵條哪夠啊！我們發明了一種吃法：吃到一半的時候，到鍋裏盛滿湯，就着越

來越稀薄的油星，放一把小葱、一勺醋和辣椒，再多加些鹽，反覆數次，直至有飽的感覺。那滋味的美妙，可意會不可言傳。服務員對我們這種措油的做法，睜隻眼閉隻眼，從未干涉過。後來喝過不少湯，特別是到了以煲湯聞名的廣東地區，各種名堂的湯層出不窮，但對我的味蕾來說，還沒有哪種湯勝過那碗小葱酸辣麵湯。

西師3年，正是我們剛開始辨識社會的年齡段。教我們的老師，大多是「文革」中受過衝擊的「臭老九」，有的還是剛平反的右派。老師學問好，人品純正，學生一心向學，沒有後來瀟灑校園的浮躁和功利主義。書生本色，伴我們行走江湖，直面人生。

就我本人而言，廣泛閱讀造就的開放心態，非應試教育養成的自學習慣，獨立生活鍛煉的自理能力；以及倔強內斂的個性、勤奮節儉的習慣，都是西師培育的人生基因。當然，羞澀內向的性格也主要是那個環境的產物。在後來工作生活中，遇事糾結，缺乏自信，主動性不足，失去了一些機會，卻也保得了平安。俗話說，羞澀是一個人最後的羞恥。多少人由於沒了羞澀感，喪失了人性的自我約束，膽大妄為，走上不歸路。

同學會上，大家饒有興趣地談起在校期間的外號，一時想不起我沒有外號。其實我是有外號的，只是沒有叫開。當時，我們學唱英文歌曲，其中有美國電影《音樂之聲》的插曲(Do Re Mi)。班上正好有3個男生姓陳，就按年齡大小，分別取外號老Do、老Re、老Mi。我排第二，得名老Re。可不知怎麼回事，只有老Do為人熟知，老Re、老Mi都只在很短時間、有限範圍使用過。或許因了這個原因，《Do Re Mi》成為我最喜歡的旋律，百聽不厭，莫非含有某種寓意——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B-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Re-Mi……
Doe,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即將邁出西師校門的16歲翩翩少年。 作者供圖

錢鍾書說，吃雞蛋不必知道下蛋的母雞。但在我看來，每一枚雞蛋都遺傳着母雞的生育密碼，不管你是否知道母雞，生育密碼都在發揮作用。母雞是健康的還是有病的，是籠養的還是散養的，吃的是工業飼料還是有機食品，生蛋時情緒高不高，天空有沒有出現異象，都會影響雞蛋的成色。可以說，我們之所以成為今天這樣一隻蛋，西師校正是那隻母雞。

帶着共同的生育密碼，老同學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當年，我們一起真實地年輕過；今後，我們將一起優雅地老去。同學會與其說是懷舊，不如說是重新回到原點，緬懷初心，檢視來路，啟迪未來。年輕不稀奇，誰都年輕過。年老，卻是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新課題，大家都沒經驗。年輕人的導師遍地都是，老年人的導師卻已入土為安。我們只能靠自己，底色好，底氣足，清爽坦蕩於天地之間，無論年歲，都是翩翩少年。

此時此刻，我不禁想起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展望革命高潮的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躍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正是在西師，我聽到了自己人生命的第一聲啼叫，也聽到了民族精神重生的第一聲吶喊。當自己的生命底色與時代精神同步，那是何等令人欣慰。感謝西師歲月！

年少輕辭月掛橋 江湖從此路迢迢
走南闖北暮回首 萬水千山一夢遙
四十風塵何處洗 半生故事與誰聊
舉頭還是兒時月 側耳猶聞西水謠

字裏行間

◆黃仲鳴

大師已去

最會說故事的歷史學家，也是我在這專欄讚揚過的史景遷，在聖誕日那天，上了天堂見耶穌去了。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曾買過他一部得享大名的著作《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對他貫通歷史、揮灑自如的寫作手法已極為佩服。其後在書肆買了一部台灣出版的中譯本《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譯者張連康。一翻，幸當時非飲茶吃飯，否則一定噴個滿嘴。內容譯得錯漏百出，一場糊塗，真是不堪入目。例如將老舍的《駱駝祥子》譯為《黃包車》，將《子夜》譯為《午夜》，將《餓鄉紀程》譯為《俄國紀要》，將北島譯為「白道」，內文的錯譯、劣譯，也不用細追究了。其後，台灣的溫洽溢出了新譯本，這些「笑話」才一一改正過來。

另有一本《永不休止的顛覆與冒險》，譯者林宗憲，又是台灣出版，尚中規中矩；但翻到第三章看到的「參考文獻」時，又不禁擲筆：譯者水準，何其劣也。他譯曰：「有關五四運動的最佳研究，仍然是周則宗所著《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革命》……」這個「周則宗」，稍有知識的都感到詫異，摸不着頭腦，這是誰？電腦搜索也搜不出來的大學者。周則宗者，周策縱是也。史景遷看到，必被氣到吹鬚破眼。

上海遠東出版社在2000年代，曾將史景遷的著作大量翻譯出版，在「出版說明」中承

認：「史景遷作品中常常引用大量中外文史料，因而翻譯難度較大，我們雖已做了精心的譯校，但仍可能掛一漏萬，錯誤難免，為此我們歡迎廣大讀者批評指正，並向史景遷教授表示歉意。」這態度是對的。吳根友譯的《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Emperor of China-Self Portrait of Kang Hsi)，既云「自傳」，是皇帝的御筆了，吳根友內文一概譯之為「我」，溫洽溢卻譯之為「朕」，這便較佳。

《康熙》這部書，被說是「野路子」，所謂「野路子」，非正統、非「正襟危坐」寫成的史學著作也。史景遷直認不諱：「我覺得自己的研究不是完全正統的。但我不是寫小說，我所有的材料都是有來歷的。我還是講一個歷史故事。」

《康熙》絕非「虛構作品」，而是「無一字無來歷」，在開篇中，康熙在御花園觀賞花木和禽鳥，看似虛構場景，但其後卻有詳盡的註腳。可是，在吳根友的譯本中，卻一概欠「註」，實為大漏筆。

王海龍在《遭遇史景遷》一書中說：「史景遷在西方漢學領域所作出的最大貢獻仍在於他的文章學之美。文章畢竟是寫給人讀的，如沒有魅力，文筆枯澀，不管學問多麼好，見解多新，沒有人讀或讀者太少，自然會減少它的作用和影響力，而史景遷的文章是寫給專家也是寫給門外漢讀的。」

今大師已去，還有大師嗎？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廣東話打油詩之《老母真身》與《偽文化人》

Graphic with text: 三字經 人之初 苟不教 孟母三遷 養不教 父之過 子不學 非所宜 幼不學 老成欺 寶燕山 呢個好老母 嗰人就封佢做「老寶」! 喂, 孟母就響佢隔籬咋嘍, 會唔會「老母」就響佢度嘍呢!

語「老豆」一詞，他考究了《三字經》中「寶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這一段；從而推想出「老親」應寫「老寶」，皆因「寶燕山」是父親「人辦」（人中樑板）；論點廣受認同，視為正寫，沿用至今。查那個年代，資訊科技不算發達，報紙遂成為獲得新聞資訊的主要途徑，當中的小品更成了普羅大眾主要的精神食糧之一。全盛時期，香港有近百家報社。由於同業競爭激烈，有從業員挖空心思找一些別出心裁的題材，當中不乏抄襲或造假（今天何嘗不是）。上述「老豆」應寫「老寶」的推想便是一例。相關文章刊登後，其他報紙紛紛轉載，雖然這個謬誤之說即時遭同行指出，以及作者當時也親口承認：

未知此詞來源，所謂純屬虛構；是胡說八道，遊戲文章。

但也無法阻止這個謬誤瘋傳四海；影響之深遠，當事人始料不及。

驟眼看去，以上錯誤應是微不足道，不是什麼殺人放火，但這種以虛假典故找字詞出處卻成為今天粵語解碼的主要或唯一的手法，對粵文化造成了莫大戕害。

遠的不說，以「老寶」這個謬誤為例，有人就想當然以為「老寶」有了出處，「老母」也應有其來歷；無巧不成書，《三字經》中除有「老寶」的疑似主角寶燕山之外，還提到孟母，於是便推想出孟母這個母親的典範就是「老母」的始祖。

在首度面對這個課題時，筆者幾可肯定，如「老豆/老寶」、「老母」的常用名稱，解讀時應沒有搬出典故的必要。就在這個基礎上，筆者有理由相信兩者的真身如下：

爸→老頭子→老頭；音轉→老豆/老寶
媽→老媽子→老媽；以母代媽→老母
繼上期的《老寶真身》，筆者也為「老母」的真身作打油詩如下：

《老母真身》

三字經也提孟母，跟鳳聯想到老母；老母從此自孟母，咁嘅講法笑爆肚。冇錯孟母好老母，欠理據話佢始祖；如果你知媽係母，老媽咪就係老母。

面對這類造假的「文化人」，筆者為他們度身訂造了首打油詩：

《偽文化人》

出處冇得夾硬索，從典故嚟亂亂；粵語唔玩依區區，形成只需用常理。偽文化人博老博，博人唔知去來龍；換來名利唔聲譽，教壞細路大影響。冇料唔好充代表，專注已長少中招；傳媒勿再胡吹捧，偏歪理時助歪風。

一句到尾：被冠以「文化人」是一分光榮；被冠以「偽文化人」是一分恥辱。

來鴻

◆胡賽標

文人的風骨

夜闌人靜，我常想：今天的文壇還有多少文人的風骨猶存？

2021年4月2日是我的文學導師江城先生離別四周年的忌日。他沒有等到《全球客家山歌》的出版，就悄悄地離去了。去世前一個月，我倆通通了電話，建議他喝什麼中草藥治療。去世時，許多文友也不知曉。林阿姨在電話中泣道：他有遺囑，喪事不必告訴任何好友，不要麻煩別人。我知道，這是他的處事的方式。不這樣做，就不像他了。

認識江城老師，是我調到古竹中學時。那時，我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直到1988年我調回南洋僑欽中學，我們文學上還沒有交集。1989年，我任學校團委書記，在《中國初中生》報上刊登了一篇言論，激起我對文學的興趣。暑假，我寫了一部中篇小說《天上的月亮》捐給他看，他回信點評，讓我燃燒起寫作的熱情。1990年，他向我約稿，並將小小說《蘭蘭》推薦在《永定文壇》上發表。從此，幾十年來，他一直我在文學上指點我，我們成為忘年之交。

江城老師，原名江國聯，福建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1933年6月，他出生於福建永定高頭鄉高東村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江子銘係清光緒年間舉人，民國時期曾任福建省參議員、政務委員（副省長）。他幼承庭訓，勤勉聰慧，1952年考入蘭州大學中文系。第二年在《人民文學》刊發表作品。1955年，他先後正式出版民歌體敘事長詩《陽雀的故事》、《逆龍盤歌》與民歌專集《客家情歌》、民間故事集《三個樹蛋》。此時他是年僅22歲的在校大學生，一年內卻出版了四本書，可謂才華橫溢，名冠學界。1958年《陽雀的故事》被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改編為連環畫，風行全國。同年8月，他被錯劃為右派，痛失讀寫權利20年。待恢復教職，提筆為文，已兩鬢染白……2011年我在網上看到

《陽雀的故事》連環畫被中國文苑出版社再版，發現作者姓名已被省略，告訴他是否維權？他已無心交涉。

江城老師身材高俊，氣宇軒昂，說話風趣。也許是見我經常一個人寂寞地在古竹中學簡陋的閱覽室閱讀報刊，有一次他凝視着我，說：「我年輕時與你一樣，很喜歡看書。」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常年訂閱《寫作》。有幾次，我到縣城開會，晚上去他家拜訪，恰好碰上他8點準時收看央視《走過中國》。等看完這個節目，才泡茶歡談。

那年，福建土樓文學院掛牌後，要出版《土樓文學》創刊號，約他寫篇文章，他寫了幾段話，其中有一句：「祝願土樓文學像雲南『昭通文學現象』一樣，創造全國的一個文學品牌。」我很驚訝，迷惑：「昭通文學現象是什麼？」網上一搜才明白怎麼回事。

他性格耿介正直，直到晚年都沒改變。他認為，作家以作品立身，不是以官職立身，那些借職造勢的作品，走出本地還有誰認可？年輕作者應走出閩西，將作品交給全國讀者檢驗……今天想來，其言其語都是諍言諫論，醍醐灌頂。

他人文情懷深厚，不少文學青年受到他的關懷。每年暑期文化館舉辦《永定文藝》創作筆會，他是講課人之一。文學青年江永良想自印詩集《月亮三部曲》，將詩稿送他提意見，江城老師不顧年事已高，一絲不苟提筆修改。多年來，他給我在文學方面的覆信已有一摞。曾經，我對小說與故事的區別迷惑不解。他來信解釋說：小說需要故事，但小說不是故事；小說重在刻畫人物，注重細節的個性；故事重在講述事件，側重情節的生動……我讀後茅塞頓開。而今睹信思人，思緒翻湧，潸然盈淚。

永定民間詩印老藝人賴超常師傅，想出版《實用印章與篆刻藝術欣賞》的印譜，找人寫序遭拒，非常傷心。江城老

師讚賞其精湛刻技與敬業精神，協助為其在永定文化館舉辦首屆「金石展覽」，引起轟動，觀者如流。江城老師為其寫《治印高手賴超常及其篆刻》，刊於第17輯《永定文史資料》，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

記得十幾年前，江老師推薦我參加縣政協文史組稿會，只見會議廳坐着四五十位頭髮斑白的老前輩，我是最年輕的作者，認識了許多老文史專家，他們或儒雅或謙遜，或嚴謹或沉穩，成為我人生中的一筆寶貴財富。每位老人都是一座博物館，讀人比讀書更重要。

1997年，我讀到第16輯《永定文史資料》中《台島紀行》一文，是永定台屬聯誼會會長范京增老師寫的，文筆生動感人，幾欲落淚，很想拜識范老師，就想找機會叫江城老師引薦。不料，第二年4月，范老師辭世，成為我的終身遺憾。范老師歸土安葬後，江城老師又邀約同仁，到其墓地祭祀懷念……

前幾年，由於我供職鄉鎮中學，《永定文史資料》出版後往往無法及時領到。江城老師為了讓我先睹為快，第一時間給我寄書。然後，又幫我代領代匯稿費。老前輩跑前跑後幫我，我於心不忍，又感動不已。去年，永定一中吳兆宏校長，約我陪同考察下洋鎮古碑，準備再出專著。下午我送他到車站等車，聽說江城老師辭世了，他沉吟良久，說：「寫文史還是要江城啊！不僅有深度，他的學識、嚴謹……」

那年，江城老師重訪鎮中學校舊址。佇立湯子閣邊，金豐溪畔，他指着滔滔溪水，說：「讀書時，我們幾個同學洗溪浴，就是從這頭游到那頭的……」其情其景，宛如眼前，而今先生已隨桃花流水去。

嚴謹治學，熱情扶掖，正直謙遜，守道文人的風骨形象，照亮了我前行的夜路……

Graphic with text: 您好，二零二二！ 迎春花還在北中國孕育 港島的洋紫荊已綻放過地 非凡的二零二二一進歷史 二零二二第一輪旭日冉冉升起 元旦晚會的歡聲笑語 同香茗美酒一起醉入心底 總書記新年賀詞非常暖心 催人好好好唱那字字珠璣 回湖三百六十五個雲和月 光榮與夢想可歌可泣 歡慶中共百年的萬千氣象 鑄入民族復興的偉大傳奇 東方之珠陰霾散去 立法會選舉令人人心怡 七百萬港人眉飛色舞 愛國者治港不再務虛 中南海一聲號令 抗疫的步伐所向披靡 任何魑魅魍魎難逃天網 港獨、台獨的喪鐘響起 您好，二零二二！ 多彩的維港今天無比壯麗 看獅子山下龍騰虎躍 香江響徹最美最強的旋律……